

孙中山研究

SUNZHONGSHAN YANJIU

台湾／李敖著

◆ 李敖作品

一九三五年生于哈尔滨。

李氏文笔自成一家，被誉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。发表著作上百余种，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。《胡适评传》与《蒋介石研究》为其代表作。西方传媒更称其为「中国近代最杰出的评论家」。

李敖

孙中山研究

SUNZHONGSHAN YANJIU

台湾／李敖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孙中山研究/李敖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06. 7

ISBN 7-5057-2213-1

I. 孙... II. 李... III. 孙中山 (1866~1925) —
人物研究—文集 IV. 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79623号

书名 孙中山研究

作者 台湾 李敖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

规格 635×965毫米 16开本

21印张 226千字

版次 2006年8月第1版

印次 2006年8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7-5057-2213-1/C·328

定价 28.00元
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
邮编 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

学西医前的孙逸仙，十七岁。在五十四岁时，由宋庆龄写信，把这张照片给了林百克。



孙中山盗用了“镜湖医院”的存款？



中文初版和英文原著《伦敦被难记》。

李敖作品

孙中山研究

目 录

孙中山研究 /1

孙中山见了李鸿章吗? /3

孙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饶 /20

——伦敦蒙难罗生门

孙中山的一个错误 /56

孙中山反对双十国庆 /63

孙中山《国父遗教》不可不读也! /65

——竹联帮必读

孙中山蒋介石逼反老同志 /69

——替陈炯明翻翻案

孙中山蒋介石为什么不殉国? /101

孙中山不准再打炮 /105

孙中山与林肯名言 /108

——我对葛底斯堡演说的疑义

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作为“统战工具” /128

——扭曲了的“纪念”

孙中山的第二兴趣是“女人” /136

——革命以后干什么?

孙中山与陈粹芬 /138

——毋忘孙夫人

目 录

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 /147

新夷说(代序)/149

引子——巫医与西潮 /222

从“基督”到学医 /225

中国第一个西方医钮 /244

——广州博济医院(Canton Hospital)

香港第一个西医大学 /261

——香港西医书院 (Colloge of

Medicine for Chinese, Hong Kong)

“改良”与“革命”之间 /280

从行医到革命 /292

回到“医生”,回到“基督”/309

附录一 为“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”

给台湾省医师公会的信 /322

附录二 给李敖的一封信(吴相湘)/324

孙中山研究

孙中山见了李鸿章吗？

八十三岁的老国民党桂崇基，在六月一日的《传记文学》上，写了一篇《中山先生见李鸿章》，原文如下：

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，世人固多知之。他是否见过李鸿章，则因缺乏资料，难以臆断。据唐绍仪言，一次，他返回香港，曾晤中山先生，见其器宇轩昂，其时不过二十许人，即怀有大志，便断言其必将为大器。中山先生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，并请唐设法介绍见李鸿章。时唐在高丽袁世凯幕府任事，对于北洋有关人物多直接或间接认识，便代为介绍天津海关候补道徐秋畦。中山先生去天津，由徐秋畦向李鸿章为之先容。届期，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见。李鸿章见中山先生即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中山先生答孙文，其时中山先生发音犹带浓重广东音，把文字念门音。李鸿章一听，便说，你官话都不会讲，怎能做官？未及二三语，即端茶，差官乃高呼送客。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辞。行至二门，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骂李鸿章是官僚。徐秋畦见状大为恐慌，直冒冷汗。未久，唐绍仪来天津，徐秋畦告其与中山先生谒见李鸿章经过，并言以后你不要再请我介绍任何人晋见李中堂了！

看了这篇文章，我忍不住要对自己说：“国民党又造假历史了，我非拆穿它不可！”下面就是我这违章历史拆除大队的一次成绩。

唐绍仪见了孙中山吗？

桂崇基是江西贵溪人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，一九二五年回国任教广东大学（中山大学前身），后任考选委员、国大代表。来台后任东吴大学校长。他因为在国民党内斗中，很早就给斗下来，所以早就过气了。不料他不甘寂寞，写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》等书之不足，又来这么一段历史，有历史训练的人，一眼就可看出它是捏造的，为什么呢？

原因很简单，一核对唐绍仪和孙中山的生平，便明白了。

唐绍仪，广东香山（中山）人，一八五九年生，一八七四年清廷派出幼童赴美留学生，他是其中之一，毕业于耶鲁大学。光绪初年回国。一八八四年，由北洋派驻朝鲜帮办税务，得到袁世凯赏识。一八九五年，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。一八九九年四月，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，他随同赴任；十一月，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，他又随同赴任。后来历任奉天巡抚、邮传部大臣。辛亥革命后，任北方代表与南方谈判。民国成立，任临时政府内阁总理，后来历任外交总长等职务。他虽跟孙中山关系不错，但孙中山死后，不容于国民党南京党中央。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，国民党以他会被日本人利用做借口，派特务以利斧把他劈死在上海，死时八十岁。

照桂崇基所说，唐绍仪在香港见到“二十许人”的孙中山，孙中山“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”，但按此书写作年代，该是一八九四年，这年唐绍仪正在北方追随袁世凯，跑到香港去见他比他小七岁的孙中山（孙中山那年二十九岁），已极可疑，因为当时孙中山无籍籍之名，唐绍仪“返回香港”去见他，又所为何来呢？

何况，既说唐绍仪“返回香港”见孙中山，则孙中山本人，必须人在香港，才有见到的可能，无奈这年孙中山根本不在香港，他人在广州做医生，并且二月起就“以医务委之于尹文楷，自偕陆皓东自湖南循长江东

下，抵上海”（《国父年谱初稿》）了，纵使唐绍仪“返回香港”，也见不到孙中山啊！

陈少白回忆

一八八二年，孙中山十七岁的时候就结交了陈少白等，被呼为“四大寇”。陈少白后来在《兴中会革命史要》里，曾有这样的追忆：

有一天，我在香港，他在广州，忽然药房里有信来，说：“孙先生失踪了，药房中开销很难，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。”我接到信，就到广州去，替他维持店务。等了多天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心里非常焦急。到十六那天，他忽然跑来了，手里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东西，他见了我就说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我问他：“你跑到什么地方去的？”他说：“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。”就打开手里的一卷纸给我，我拿起来一看，里面乃是一篇上李鸿章书，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的。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，我就随便修改一下，以后，他对于药房也不管理了，就到上海去要把这封信上给李鸿章。我没有办法，就让他去，同时我就替他把两间药房收拾起来，交回那些出过股本的人。

孙先生到了上海，找着一个香山人，就是著“盛世危言”的郑观应（字陶斋），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。有一天，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（号紫铨，别号天南遁叟），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（Dr. Legge）翻译四书五经，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，在英国住了几年，后来回到香港，为《循环日报》主笔。再回上海来，声名很盛，笔底对于世界知识，也很充分，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，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，就把那篇大文章，

同王韬商量起来，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。

这时候，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，王韬就写了封信，介绍孙先生到天津，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，同老夫子商量，或者可以见李鸿章，孙先生快乐极了，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。那时候，刚刚中日大战，打得很厉害，李鸿章至庐台督师，军书旁午，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，李鸿章是否看过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后来李鸿章说：“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！”孙先生听了这句话，知道没有办法，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，陶斋看见了，就替他想办法到江海关去领了一张护照，请他出国去设法，孙先生也就乘轮到檀香山去了。

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，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，如果能够听他的话，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，岂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。所以到了这时候，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，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，找人入会，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。大约是在年（甲午）八九月之间，就正式成立兴中会。

由于陈少白是孙中山的老友，他的回忆，最值得重视。当然他的回忆也须加以考订。例如他说郑观应与孙中山的关系，就太疏略了，此事牵涉到上李鸿章书的内容，不可不先弄清楚。

郑观应影响孙中山

郑观应（一八四一——一九二三），原名官应，字陶斋，广东香山入。他生于鸦片战争时代，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，在成年以后，为了救国，放弃科举，改行从商，努力学习西方语文，了解西方富强之道。

在清末洋务运动中，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，他做过不少有关富强

的文字。一八六二年，他出版《救时揭要》，后来三十年间，陆续增订，最后成为《盛世危言》。

《盛世危言》全书共分十四卷，一至四卷为《富国》、五至七卷为《开源》、八至十一卷为《强兵》、十二至十四卷为《节流》，共一百零二篇。有某些篇后还附有英、法、德、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、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。

一八九二年，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：

六十年来，万国通商，中外汲汲，然言维新、言守旧、言洋务、言海防，或是古而非今、或逐末而忘本，求其洞见本原、深明大略者，有几人哉？孙子曰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应虽不敏，……乃知其治乱之源、富强之本，不尽在船坚炮利，而在议院上下同心、教养得法。兴学校、广书院、重技艺、别考课，使人尽其才；讲农学、利水道、化瘠土为良田，使地尽其利；造铁路、设电线、薄税敛、保商务，使物畅其流。……

这些议论，自然是两年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“人尽其才”“地尽其利”“货畅其流”的张本。孙中山是郑观应的老乡，也是朋友。郑观应影响孙中山，自不待言了。

国民党捏造历史

现在再回着陈少白的追忆，便知道上李鸿章书，乃是孙中山完稿在上海见过郑观应之后，不但不成于广州，更不成于香港了。既然这样，又何来桂崇基所说的孙中山在香港向唐绍仪出示上李鸿章书呢？

至于桂崇基说孙中山因唐绍仪之介，得识徐秋畦的事，也不能成立。

据《国父年谱初稿》，一八九四年六月，孙中山“偕陆皓东至天津，上书李鸿章”，“先生在沪遇香山同乡郑官应，由其函托王韬介绍于李鸿章幕僚罗丰禄。迨先生偕皓东抵天津后，先访罗，又得徐秋畦为先容，求介见鸿章，先以书进。”则徐秋畦和孙中山的搭线，是罗丰禄而非唐绍仪。徐秋畦是李鸿章的幕僚，陈少白回忆中的“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”，该是指他。桂崇基说徐秋畦带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一些细节，虽然有趣，但是非常可疑。原因无他，以李鸿章的忙、李鸿章的大架子，他是根本不会见孙中山的！

但是，若说李鸿章根本不会见孙中山，这对国民党的附会之徒说来，是认为脸上无光的，所以，他们就开始捏造历史。胡去非在《孙中山先生传》（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）里，曾集这种捏造之大成，胡去非说：

至北京时，冒险谒李鸿章，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，革命之不可缓，议论雄快。李谢之曰：“今日之革命，余亦知其不可已；然余年七十有九，精力既衰，断不能大有为，幸君努力为之，中国前途，唯君等是赖，余必为君后援”云云（见时事新报馆编《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》）。吴稚晖编年系“别传”云，中日交战前，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，由海路入北京，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，陈说大计，劝李革命。李以年耄辞。此为癸巳二十八岁以前之历史，即自传所谓“十年如一日”也。

到台湾后又大造特造

胡去非本人后来也不信这些捏造，他在《总理事略》（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）中，就有“先生见李鸿章不遂”的更正。但是国